

乾隆朝掐絲琺瑯器底千字文之意義

兼論琺瑯作爐瓶三式的製作機制

胡蘆文

「爐瓶三式」是一種以爐、瓶、盒附匙、筯成套，用以焚香的器具組合。(註一)清乾隆時期常以掐絲琺瑯製作爐瓶三式，並於器底落年款與千字文號。本文將藉《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資料，嘗試解讀乾隆朝掐絲琺瑯爐瓶三式於器底加刻千字文號的意義。



乾隆年製掐絲琺瑯的千字文底款

掐絲琺瑯器底款識一直備受研究者關注，除了用以斷代外，更涉及了諸如景泰款的真偽、各時期不同風格樣貌的判定與後代改器、加款等製作上複雜之情形的討

論。在學者處理底款問題時，幾乎都注意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即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作品經常於「乾隆年製」或「大清乾隆年製」款下另加一字。最早在出版品中提出此發現的是英國學者 Harry Garner，

他推測這些文字可能與鑑賞有關，但仍無法歸結出底款加字的真正意涵。(註二)其後，在 Helmut Brinker 及 Albert Lutz 整理瑞士 Pierre Uldy 收藏所出版的圖錄中也提到了這個底款下加字的現象，他們更進一



圖3 清 乾隆 銅胎掐絲琺瑯爐 器底陰刻「乾隆年製」橫向單行楷款及一「多」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乾隆 銅胎琺瑯爐 器底陰刻「大清乾隆年製」直向單行楷款及一「壽」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金石藍地開光內，使視覺效果較通體皆為松石藍地的乾隆四字款類型更具變化。在顏色方面，第二類風格的作品使用粉紅色的比例提高許多（圖四，見附表第二類），這種新色的運用，使琺瑯顏色層次更豐富。除上述兩種風格外，仍可見少數例外（見附表第三類），但總體而論，乾隆六字款器呈現了一種柔和雅緻的皇家風格，與四字款

的明快簡潔有所不同。這些具千字文款掐絲琺瑯爐瓶三式不僅在裝飾風格上可對應底款字數的差異，三種不同風格類型之作品的器底千字文號亦有一定的群聚性。第一類作品器底千字文款多落在千字文的中段，即「寸陰是競」至「貽厥嘉猷」間；第二類作品的千字文號則落在前段「雲騰致雨」至「女慕貞絜」

間；第三類作品樣本數雖少，但其千字文號仍集中在相近的區段。這些作品在清宮的擺放狀態幾乎難以復原，是以除了以往學界慣常考量之「管理陳設」的可能性外，是否還有其他切入點能以解釋乾隆朝以千字文標示爐瓶三式的原因？或許將這些爐瓶三式器底的千字文款與裝飾風格的關係納入考量，亦能略解一二。

步指出此現象僅見於乾隆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並推測這些文字可能和使用方式或分類有關（註三）；一些研究者亦從文字意涵嘗試解讀，但仍顯過於片面而難有斬獲。（註四）二〇一〇年，劉曉晨指出乾隆年間掐絲琺瑯器底所加乃千字文，且這些千字文款僅出現於爐瓶三式上。千字文乃梁（五〇二—五五七）周興嗣為皇子編寫的識字讀本，後為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亦見用於藏家管理藏品。劉氏立基於文獻及實物，在收藏史的脈絡下理解清宮掐絲琺瑯爐瓶三式器底千字文號的意義，徵引《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

簡稱《活計檔》）、瀋陽故宮藏《翔鳳閣恭貯宮殿各宮並文溯閣、夏園、廣寧行宮陳設器物清冊》等一手史料，論述詳實，最具說服力。（註五）

院藏具千字文款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的風格

本院所藏於乾隆款下增刻千字文款之掐絲琺瑯約三十組件（附表），皆為爐瓶三式。（註六）按底款形制，可粗略將這些作品分為刻「乾隆年製」四字楷款橫書，並於次行加一「千字文」（圖一），與直書或橫書「大

清乾隆年製」六字楷款，下置一「千字文者」（圖二）依筆者觀察，這兩種不同的款識又約略符應其裝飾風格。刻乾隆四字款者的主體紋樣皆為一種由上、下兩層結構構成的番蓮花，花苞類雲紋紋，花瓣則以外緣具迴勾紋者與簡單勾勒瓣形的兩種模式規律交替組成。這類作品常用紅、黃、藍、白、綠作為花色，地用松石藍，器緣處常見藍色雲紋裝飾。（圖三，見附表第一類）刻乾隆六字款的爐瓶三式主體番蓮紋皆為左右對稱的單層花體，中央花苞常有突出花柱，花瓣均作翻折狀，較前一類型更為細膩。部分刻乾隆六字款的爐瓶三式將紋飾置於青



圖1 清 乾隆 銅胎琺瑯盒 器底乾隆四字款加千字文（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乾隆 銅胎琺瑯爐、清 乾隆 銅胎琺瑯瓶 器底乾隆六字款加千字文（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 乾隆 掐絲琺瑯勾蓮紋三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款「大清乾隆年製 寧壽宮 第二分」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琺瑯器編·3》，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32-33。

該月另有一條紀錄如下：
於四月初五日太監高玉傳旨：「照御花園所做爐瓶三式，建福宮改做三分，其款落『建福宮第一分』至『第三分』，其二分仍要香罐、香盤，其款改『瀛台第一分、第二分』，再傳作有香罐、香盤、爐瓶三式一分，其款落『建福宮第二分』，欽此。」
四月製作的這批爐瓶三式皆同時配置香罐、香盤，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爐瓶三式組合一致。（圖六）由檔案、實存文物對照可知，於器底書宮室名、號數，當為另一種乾隆年間製造的慣用形式。此類爐瓶三式的底

說明清代以前的爐瓶三式是以不同的媒材拼湊成組，直至乾隆時期爐瓶三式改以相同媒材、紋樣組成後，方以千字文號示之。這個強調不同時代媒材異同轉換的觀察，十分發人深省。陸氏據《活計檔》，稱乾隆七年至乾隆八年（一七四二—一七四三），高宗弘曆指示按照建福宮樣式製作了第一批爐瓶三式，並推論這些加刻於器底的文
款便與存放空間有清楚的關聯，然乾隆對於落款的指示頗為明確，要依此文獻推及千字文款乃使用於管理收儲空間，仍顯牽強。
二、年號加上千字文
劉曉晨於前引文中已發表乾隆七年八月初十日《活計檔》的一段紀錄，該檔案直接提到在爐瓶三式器底落千字文的情況，內容如下：
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

傳旨：「着照建福宮掐絲法郎三件一分爐瓶三式多做些，其款用千字文號數落。」
當年十月，鄧八格便將做好的「天」字號爐瓶三式交高玉呈進，其後則是「地」字號，「玄」字應避聖祖諱缺，故接「黃」字號。此後製成的掐絲琺瑯爐瓶三式按千字文款持續呈進，直至隔年四月的「為」字號止，記錄在案者共二十九組。中間雖不明原因地跳漏九字，然大體而言仍是按時序「用千字文號數落」，僅「調」字號爐瓶三式

字可能的功能即標示不同原貯宮室。（註七）經筆者查找，乾隆七年正月，《活計檔》內有做掐絲琺瑯爐瓶三式，並分別落款「第一分」、「第二分」、「第三分」者。同年四月，《活計檔》又見琺瑯作製造款落形式相當的例子，全文如下：
初七日，催總鄧八格來說，為三月二十六日，太監高玉等傳旨：「照先所進有香罐、香盤、爐瓶三式，再做五分。其款落『圓明園第六分』至『第十分』。照御花園所做爐瓶三式做五分，其款落『建福宮一分』至『第五分』，欽此。」

該月另有一條紀錄如下：

於四月初五日太監高玉傳旨：

「照御花園所做爐瓶三式，建福宮改做三分，其款落『建福宮第一分』至『第三分』，其二分仍要香罐、香盤，其款改『瀛台第一分、第二分』，再傳作有香罐、香盤、爐瓶三式一分，其款落『建福宮第二分』，欽此。」

四月製作的這批爐瓶三式皆同時配置香罐、香盤，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爐瓶三式組合一致。（圖六）由檔案、實存文物對照可知，於器底書宮室名、號數，當為另一種乾隆年間製造的慣用形式。此類爐瓶三式的底

說明清代以前的爐瓶三式是以不同的媒材拼湊成組，直至乾隆時期爐瓶三式改以相同媒材、紋樣組成後，方以千字文號示之。這個強調不同時代媒材異同轉換的觀察，十分發人深省。陸氏據《活計檔》，稱乾隆七年至乾隆八年（一七四二—一七四三），高宗弘曆指示按照建福宮樣式製作了第一批爐瓶三式，並推論這些加刻於器底的文

款便與存放空間有清楚的關聯，然乾隆對於落款的指示頗為明確，要依此文獻推及千字文款乃使用於管理收儲空間，仍顯牽強。



圖5 明 杜堇 玩古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活計檔》掐絲琺瑯爐瓶三式加款的紀錄

一、宮室名稱加上號分

附表統整的爐瓶三式都是成組刻千字文款，同款者，紋樣風格皆一致。陸鵬亮以本院藏明杜堇（約一四六四—一五〇五）《玩古圖》所繪爐瓶三式為例（圖五），

說明清代以前的爐瓶三式是以不同的媒材拼湊成組，直至乾隆時期爐瓶三式改以相同媒材、紋樣組成後，方以千字文號示之。這個強調不同時代媒材異同轉換的觀察，十分發人深省。陸氏據《活計檔》，稱乾隆七年至乾隆八年（一七四二—一七四三），高宗弘曆指示按照建福宮樣式製作了第一批爐瓶三式，並推論這些加刻於器底的文

在「雨」字號後呈進，不符原句「律呂調陽，雲騰致雨」的順序。劉曉晨曾引清陸以湑（一八〇一—一八六五）撰《冷廬雜識》，該書記載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禮部嘗將千字文內不佳字樣揀去，鄉、會試朱卷字號皆不用，可見清宮運用千字文時可能出現重新刪減的做法。然本次造辦成做跳漏字與雍正元年揀去字樣並不相符，或許乾隆年間另有規矩，也未可知。然而，檔案內亦未指示將這些爐瓶三式送擺何處，是以我們無法依其推測千字文號與陳設的關係。但從這段簡短的文字可知，本次燒造二十九組爐瓶三式，共八十七件，皆「照建福宮掐絲法郎三件一分爐瓶三式」做成，

照千字文號，當一如乾隆七年例按呈進時序數落。另外，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旨「照先做過千字文號掐絲法瑯爐瓶三式，照樣作十分，欽此。」此次是否款落千字文號則不得而知。

**乾隆時期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的產
造機制**

接續前述賴字號掐絲琺瑯爐瓶三式重新配做之例，接下來，本文將藉乾隆時期《活計檔》內更多的案例說明當時爐瓶三式製作的幾種模式。

一、配做成套

(一) 依先前成做之作品配製成套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四月，《活計檔》琺瑯作記：「三十日，員外郎白世秀、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所支造辦處配瓶、盒、銅爐，並配座掐絲琺瑯瓶三式，共多少分？進過多少？下存多少？查明回奏，欽此。」由此紀錄我們可以推想，交付造辦處的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狀況應頗複雜，是以必須要求工匠查明收儲情形。這條檔案除了凸顯管理的需求，亦暗示當時製作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的產造模式。「所支造辦處配瓶、盒、銅爐，並配座掐絲琺瑯爐瓶三式」一語所指可能與前引重配賴字號爐瓶三式之例相似——即交付單一作品，命造辦處配製成套。這種製作模式顯示乾隆帝偏好爐瓶三式紋樣統一。同樣的模式在《活計檔》中族繁不及

備載：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三月，上命照掐絲琺瑯配匙、筋、瓶、盒；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二月，同樣是照掐絲琺瑯乳爐配做瓶、盒；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三月，則是將掐絲琺瑯爐、匙、筋配香盒；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又見照熱河帶來爐瓶三式之爐的顏色、花紋配瓶，同年亦有照掐絲琺瑯瓶花樣、顏色配盒，及照掐絲琺瑯盒配瓶者；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琺瑯作仍有將不同顏色、花樣的掐絲琺瑯爐瓶三式改做成三套同花色之爐瓶三式的紀錄。

檢視《活計檔》用字，在乾隆時期，爐瓶三式成套的概念特別著重在用色與裝飾紋樣的統一上；若有差異，便是「參差不對」，須重新配做。此一製作爐瓶三式的概念在乾隆時期應是最普遍的原則，然仍有少數特例，以下亦續作介紹。

(二) 依古物配製成套

據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八月《活計檔》，太監胡世傑將一批不同材質製成的爐——包括哥窯魚耳爐、哥窯乳丁三足爐、冬青筒子爐、青玉雙耳爐二件、漢青玉乳丁雙耳爐、冬青三足爐及掐絲琺瑯雙耳爐，共八件，皆具蓋、座及玉頂，交付造辦處

頻繁。對造辦處而言，在製作或修改這些數量繁多、款式相近的爐瓶三式時，使用千字文號加以區辨或指稱某組特定物件，不啻為使紀錄更為清楚的一個管理方式。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十月《活計檔》記：

二十三日，接得庫掌花善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日，花善來說：「總管李裕交賴字號掐絲法瑯爐瓶三式一分，隨匙、筋、木座。傳旨：『此花樣參差不對，著照香盒上的花樣配做爐瓶二件，成一分，再照爐瓶的花樣，配做香盒一件，成一分，字號俱刻賴字，欽此。』」

這段文字即以千字文號標示交辦的爐瓶三式，可見在清宮使用千字文號代稱爐瓶三式的確為造辦處交代活計的一種方式。另外，原「賴」字號爐瓶三式的香盒與爐、瓶花樣不一，因而被重新配做成兩組。這一方面顯示乾隆對於爐瓶三式花樣必須一致的堅持；另一方面，新成作品俱刻賴字號，反證了千字文號的標示規範範圍——同花色者按千字文數落，花色不一、能以辨識者，則便有刻同樣的千字文號的可能。

本院藏具蓋、玉頂及木座的掐絲琺瑯雙耳爐數量不多，這類作品不同於大部分院藏掐絲琺瑯多來自前清瀋陽故宮或承德避暑山莊，它們全都是「故」字號文物，表示它們原本存放於紫禁城。這些文物還有些共同點，它們的器底皆書景泰款，蓋內常有金書天干記號。我們或可臆測這類型的掐絲琺瑯爐與前述爐瓶三式有著不同的地位。如一件〈景泰款掐絲琺瑯獸耳象足爐〉（圖七），此爐掐絲線條流暢而不程式化，琺瑯釉雖有砂眼、龜裂，但色調典雅，從風格上看，當為晚明作品。器內鍍金，底有陽文「大明景泰年製」六字三行楷款。蓋上荷鸞玉頂應為元代作品，蓋內陰刻填金「乙」字。配木座、木盒，木盒內裱白地灰色卷草花卉紋錦。觀其配制、包裝、款識，可知此器之不同一般。前述胡世傑交造辦處配掐絲琺瑯瓶、盒、匙、筋的爐材



圖7 明 景泰款掐絲琺瑯獸耳象足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約乾隆二年 清 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 四月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約乾隆二年 清 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 六月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質包括所謂「哥窯」、「漢玉」者，或可推論胡氏交辦的八件爐在清宮的理解裡很可能都是古器，最後一件「掐絲琺瑯雙耳象爐」。

應該類似此件（景泰款掐絲琺瑯獸耳象爐）。換言之，此次交辦配掐絲琺瑯瓶、盒、匙、筋的事件與前述按花樣、顏色配置的慣例很可能有不同的內在意涵。在此，「爐」作為爐瓶三式之「主件」的意圖明顯，而掐絲琺瑯瓶、盒、匙、筋僅是使用「爐」的配件。乾隆年間常替古器配掐絲琺瑯而賦予其新的用途，之所以選擇掐絲琺瑯，

筆者以為，與該媒材堅固耐用的特質有關，宜另文詳述，在此且不深論。

二、照稿、樣與當代作品成做

《活計檔》內另有呈紙樣後照樣成做爐瓶三式的案例，然並不多見。如乾隆七年五月，「呈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紙樣，奉旨：『爐照樣准做，爐蓋上獅子不必做，匙、筋、瓶照樣准做。香盒不必做，欵此。』」這種案例集中於乾隆早期，中、晚期後雖仍會為特定場合要求畫樣呈覽，但大部分

都是照現成作品複製。如前文落圓圖與建福宮款之掐絲琺瑯爐瓶三式便是「照先所進有香罐、香盤、爐瓶三式」做成，後「照御花園所做爐瓶三式，建福宮改做」

的案例亦同此理；或如刻千字文款者乃「照建福宮掐絲法瑯三件一分爐瓶三式多做些」而成。總結這些文獻，直接將仿照對象交付琺瑯作，或命令琺瑯作按某宮室放置作品成做，是清宮照原有作品製作掐絲琺瑯爐瓶三式較常見的方式。

款與製作——再思掐絲琺瑯爐瓶三式底款加字的意義

若重新考量以上乾隆時期《活計檔》所載命燒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的模式與爐瓶三式底款的關係，或可推敲何以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僅爐瓶三式須加落千字文款或宮室款。

在大量燒造（數量約為十至五十分）掐絲琺瑯爐瓶三式時，《活計檔》通常未明確指示按何樣式成做，但這類的要求卻最為常見。或許當時有陳規可循，但詳情如何，已難斷言。可以想見，在製作這些爐瓶三式時，因裝飾紋樣、顏色近乎一致，使用千字文號數落必然利於區辨套組與管理。前引賴字號爐瓶三式重新配做的例子，一方面乃造辦處以千字文號指稱爐瓶三式的直接證據，另一方面，在新配成之不同花色的兩套爐瓶三式上沿用同樣的千字文號作款，反證了千字文號乃為標示同樣式爐瓶三式之用。

另外，清宮亦常按現成掐絲琺瑯爐瓶三式複製或重新配套成做。執行上，或將掐絲琺瑯爐瓶三式送往琺瑯作作為樣本，或命照某宮室既有陳設製成新作。其中，按照某宮殿陳設之爐瓶三式成做與落宮室

款的爐瓶三式便很可能有關。

以款區別的需求肇因於乾隆時期高宗將同紋樣、顏色作為爐瓶三式成套的準則——「參差」即為「不對」，這種觀念至遲在乾隆七年已逐漸形成，往後越發明確。約畫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的清《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軸》「四月」與「六月」二幅皆描繪了正在使用爐瓶三式的情景，二者的爐瓶三式皆非一式一樣（圖八、九），可見乾隆初年這種成套的概念尚方興未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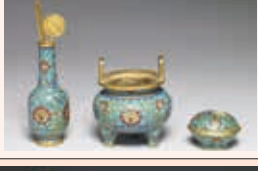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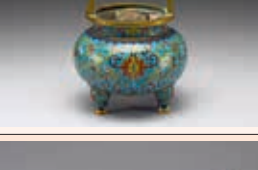


爐瓶三式作為清代宮廷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器，雖仍有樣貌不一而成組或跨媒材組成成套的例子，但大部分乾隆朝的爐瓶三式還是以同裝飾紋樣、顏色組成。爐瓶三式器底出現千字文號或宮室款，與乾隆帝同款成套的概念當有一定關聯。將千字文款置於產道機制下看，或可解釋何以在品類豐富的掐絲琺瑯器形中僅爐瓶三式器底得見千字文號，一解長久來觀察到此一現象之研究者的心頭之惑。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將香爐、花瓶與匙筋等用於供奉和祭祀場合全遲於南宋已出現；明清以降，正式確立「爐瓶三式」的組合型態，但從文獻與繪畫作品看，其已多用作雅玩清器。詳見袁泉，〈新安沈船出水仿古器物討論——以爐瓶之事為中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五期（總第一六九期），二〇一三，頁八九—九一。
2. Sir Harry Garner, *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p. 92.
3. Helmut Brinker and Albert Lutz,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dry Collection*,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Galleries, 1989, p. 74.
4. Ronald D. Hickey and Claudia Brown, *Chinese Cloisonné: The Clague Collection*,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80, p. 120.
5. 劉曉晨，〈千字文與爐瓶三式〉，《收藏家》二〇一〇年第三期，頁三七—四二。此外，劉氏的研究亦蒐羅繪畫作品中出現的爐瓶三式形象，統整清宮爐瓶三

6. 本院另藏有成套且具乾隆四字款之掐絲琺瑯爐瓶三式，然本文僅整理具乾隆年款並加刻千字文者，未刻千字文之作品，不在此列。
7. Pengliang Lu, "Beyond the Women's Quarters: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Cloisonné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edited by Beatrice Quette, *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1, pp. 74-75. 本院藏明人畫《入禪圖卷》亦見以不同媒材組成之爐瓶三式，該卷繪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閏二月神宗春祭謁陵故事，足代表晚明宮廷用器的情形。關於該卷成畫年代與內容考釋，見朱鴻，〈「明人出警入禪圖」本事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二〇〇四，頁一八三—二一三。

類型	編號	底款年號	底款千字文號	圖	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第一類	10	乾隆年製	說		中琺 000167 } 中琺 000169	
	11	乾隆年製	多		中琺 000345 } 中琺 000347	
	12	乾隆年製	更		中琺 000654 } 中琺 000656	
	13	乾隆年製	約		中琺 001041 } 中琺 001043	
	14	乾隆年製	州		中琺 001047 } 中琺 001049	
	15	乾隆年製	城		中琺 000066 } 中琺 000068	
	16	乾隆年製	池		故琺 000485	僅存爐
	17	乾隆年製	謹		中琺 000603 } 中琺 000605	匙、筋原缺
	18	乾隆年製	理		中琺 000176 } 中琺 000178	

附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千字文款爐瓶三式統整

作者製表

類型	編號	底款年號	底款千字文號	圖	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第一類	1	乾隆年製	陰		中琺 000072 } 中琺 000074	
	2	乾隆年製	事		中琺 000155 } 中琺 000157	
	3	乾隆年製	淵		中琺 000469、 中琺 000479	僅存爐、盒
	4	乾隆年製	基		中琺 000480、 中琺 000453	僅存爐、盒
	5	乾隆年製	仕		中琺 000373 } 中琺 000375	
	6	乾隆年製	尊		中琺 000069 } 中琺 000071	匙、筋原缺
	7	乾隆年製	自		中琺 000565 } 中琺 000567	
	8	乾隆年製	宮		中琺 000600 } 中琺 000602	盒蓋原缺， 瓶、盒無款
	9	乾隆年製	肥		中琺 000339 } 中琺 000341	

類型	編號	底款年號	底款千字文號	圖	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第二類	27	大清乾隆年製	服		中琺 001050 } 中琺 001052	
	28	大清乾隆年製	陶		中琺 000980 } 中琺 000982	
	29	大清乾隆年製	遐		中琺 000630 } 中琺 000632	
	30	大清乾隆年製	此		中琺 000983 } 中琺 000985	
	31	大清乾隆年製	慕		中琺 000186 } 中琺 000188	
第三類	32	大清乾隆年製	邇		故琺 000480、 故琺 000402	僅存瓶、盒
	33	大清乾隆年製	食		故琺 000481、 故琺 000401	僅存瓶、盒
	34	乾隆年製	必		中琺 000562 } 中琺 000564	

類型	編號	底款年號	底款千字文號	圖	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第一類	19	乾隆年製	貌		中琺 000606 } 中琺 000608	匙、筋原缺， 爐無款
	20	乾隆年製	貽		中琺 000342 } 中琺 000344	
	21	乾隆年製	嘉		中琺 000306 } 中琺 000308	
第二類	22	大清乾隆年製	雲		中琺 001053 } 中琺 001055	匙、筋原缺
	23	大清乾隆年製	夜		中琺 000310 } 中琺 000312	
	24	大清乾隆年製	柰		中琺 000057 } 中琺 000059	
	25	大清乾隆年製	芥		中琺 000633 } 中琺 000635	
	26	大清乾隆年製	人		中琺 000313 } 中琺 000315	